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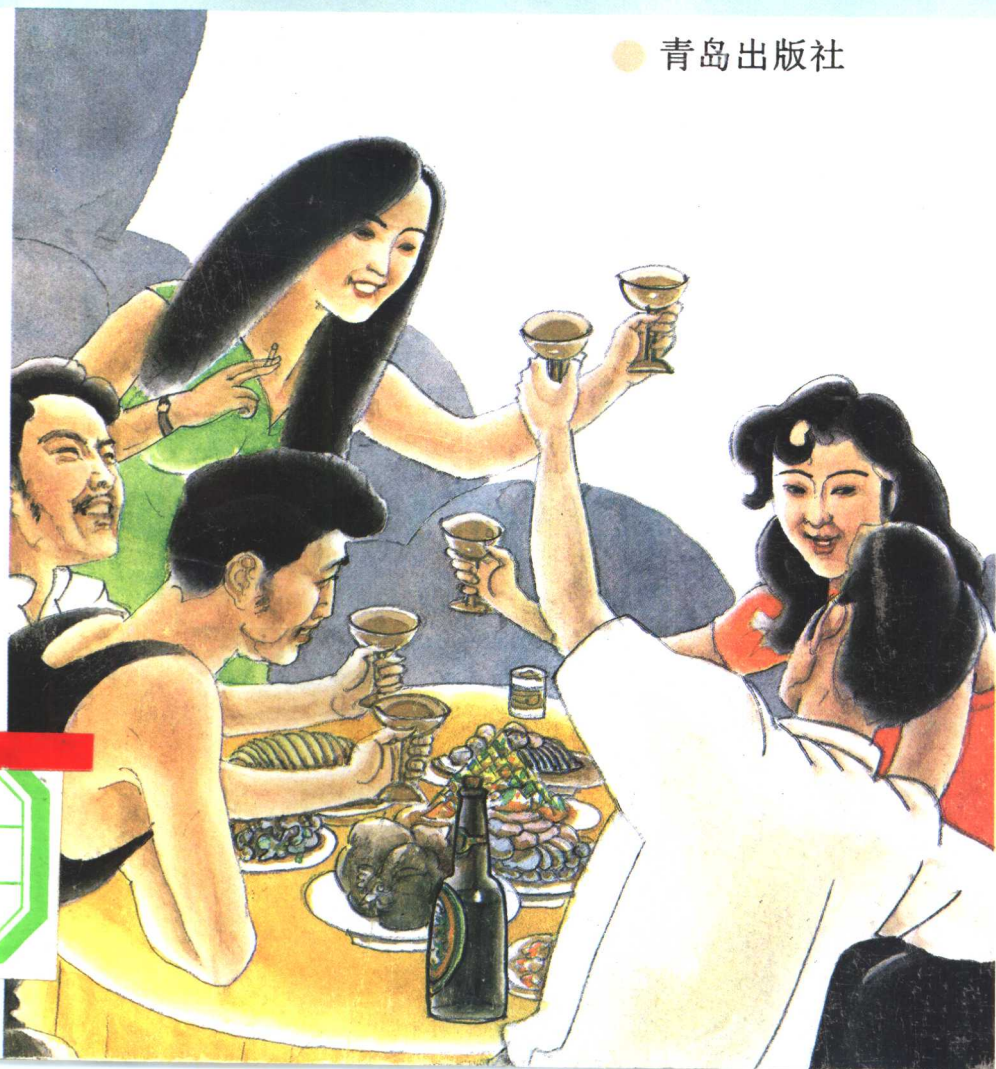
当代
争鸣
小说丛书

假面裸脸

● JIA MIAN LUO LIAN

● 主编 贲 舍 ●

● 青岛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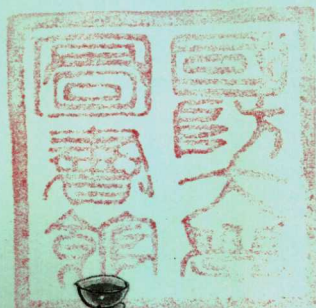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2 9745 2

●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

主编 贲 舍

假面裸脸

●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王永乐

封面画 陈全胜

封面设计 向 奇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

假面裸脸

贵 舍 主编

*

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

(青 岛 市 徐 州 路 77 号)

邮 政 编 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印刷

*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13.5 印张 2 插页 334 千字

印数 1—10110

ISBN 7-5436-1197-X/I · 178

定价:15.80 元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总序

贵 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正确方针。文艺作品一旦发表，就成为—种社会财富，对它的成败得失，应该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衡量评价。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理想、情态、变异的独特理解与体验，张扬着作者的特有个性、爱好与趣味，因此，不同读者对它的认识与评价，往往会产生许多差别，这是人们在阅读欣赏文艺作品时经常发生的现象，是一种正常的审美结果。开展经常性的文艺评论，让大家把自己对所读作品的看法充分发表出来，进行平等的说理的讨论与争鸣，互相启发与探讨，将有助于矫正每个人认识上的偏颇，更加客观公允地对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水平，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做，也可以帮助作者正确认识自己作品的高低优劣，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不断探索创新，以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新作。显然，在文艺界创造—种平等友善、充分说理、如切如磋的良好讨论争鸣空气，是非常有利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文艺更大繁荣发展的。

Gbn 62/30 13

为了支持鼓励文艺争鸣的发展与提高,并通过文艺争鸣的方式,引导广大文学爱好者科学地分析鉴赏文艺作品,提高自己的认识与审美能力,我们编选了这套《当代争鸣小说丛书》,将有争议的小说原作,与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一并选录进来,使读者们同时读到小说及其争论文章,便于互相比照,触发思考,对小说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样来阅读理解小说作品,比之于只阅读小说本身,更有兴味,更有情趣,更有益处。

文艺创作与评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要旨在于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认识社会生活与分析文艺作品。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吸收古今中外人民群众与文艺家们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树立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为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艺,为促进世界进步新文艺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992年6月于青岛

目 录

《当代争鸣小说》总序	贵 舍
假面裸脸	林 斌(1)
摹仿的文字	潘 燕(49)
《假面裸脸》得失谈	余 言(53)
男户长	何 申(57)
喜剧和喜剧的人物	周 易(105)
来自生活的沃土	吴光华(108)
滴血的墓碑	耳汝尔(112)
枷锁下幽闭的灵魂	周 易(136)
一曲并不和谐的弹唱	梅 笛(141)
村支书	刘醒龙(146)
动人心魄和发人深省之作	冯 牧(186)
人格力量的魅力和遗憾	田 柏(191)
也说《村支书》	徐衍成(194)

土漫河.....	刘春绘(196)
一段不能湮灭和流逝的史迹.....	李 刚(249)
歌颂,还是丑化?	郑宗良(253)
原始股.....	毕淑敏(257)
文学参与意识的复归.....	周玉宁(312)
金苹果之梦.....	刘 楨(316)
没戏的日子.....	肖克凡(320)
《没戏的日子》,有戏!	达瓦卓玛(397)
时代更迭中的生活颤音.....	易 柔(402)
血 劲.....	刘庆邦(407)
审美还是审丑?	赵 光(421)
直面人性的精彩之作.....	朱铁志(424)

假面裸脸

林 斌

第一章

其时，山很青，天很蓝，连太阳的脸也妩媚得像一个漂亮的小姐，把胭脂色的微笑泼洒在我们身上。所谓“我们”，其实就两人。我——游客；她——导游女郎。

我们认识已有两个小时了。我在风景区游客服务部雇请了她。

这个风景区很大。但转来转去尽是嶙峋峻峭的石灰岩，只是形态大小各异而已。我觉得无趣，就找个幽静处，坐下不走了，准备熬过这位导游女郎必须陪伴我的时间。

我点上了一支烟，很耐心地等待时间缓缓流逝。我们默默无言，好像是在进行一场耐性的比赛。

“你干吗老盯着我？”女郎终于“噗哧”一笑，打破僵局。

于“耐心”中生出无聊。的确，我的目光一直在她身上游移。她的话问得十分突兀，简直单刀直入。幸而我还老练，不假思索便答：“你？不，我盯的不是你。”

“这……”她显得困惑不解。

“噢，我是说你挺像一部影片中的女主角，昨日明星。”

她笑了一下，笑得意味深长。

“你知道我说的是哪部影片吗？”

“《阿诗玛》。”

“对对，你真聪明。阿诗玛的故事，好像就发生在你们这一带？”

“唉！”她有点儿伤心，“我领你游览了半天，你还没看出来？影片的外景地就是这儿！”

“所以嘛，我是在欣赏美丽的阿诗玛而不是盯着你。”

“你，倒会恭维人……”

“我从不恭维人。你看我这人连话都不愿多说，像个爱好拍马溜须的家伙吗？”

半晌，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轻声说：“你说我像……”

“像，非常像。”我严肃认真地点点头。

她的脸微微红了，也有点小小的得意，告诉我这儿的人都叫她“小阿诗玛”。

“我说嘛，我这双眼睛还能有错？！不瞒你说，我这人特有鉴赏力。”我来了劲儿，“来，你站起来走走，妙啊，这身段这仪态这眼神，回眸一笑，绝了！活活一个阿诗玛！”

她“咯咯咯”直笑，招摇着一身宽绰艳丽的彝族服装翩翩地转过来：“想不到你词儿一串一串的……”

这妞挺大方，挺开朗。我说：“不过，一提起阿诗玛的故事我就心酸，她和阿黑哥爱得死去活来，可有情人最终不成眷属，还双双化作石头。”我仰脸眯眼凝视着她，拖长腔调说：“千古悲剧呐，谁让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呢？”

她坐定了，闪烁着乌亮的眸子：“这是歌德的诗吧？”

我有些吃惊，这妞居然也知道歌德老夫子。这年头遍地都是文学青年，我得当心。

我问：“你爱好文学？”

她拔了根小草，放在指头上缠着，幽幽地点点头。

“你别不好意思。”我说，“要爱就大胆地爱，海枯石烂，矢志不移。爱好文学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过你得做好思想准备，文学这缪斯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姊妹易嫁，爱是痛苦的，追求是艰难的，一定要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唉，你知道的真多。”她发出一声美丽的轻叹，眨眨眼睛，小心翼翼地问，“嗯……嗯，请问，你是干什么的？”然后又庄重地补充了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不介意不介意。”这妞天生具备警察素质，我想了想，回答她说，“我是搬运工。”

“搬运工？”

我狡猾地点点头。

“不对，你这样的哪像个搬运工？”

“好了好了。”我不忍心看她思索起来的痛苦模样，“换个说法吧，或者叫流浪汉……”

“对了对了！”她忽然拍起手来，长长的睫毛快活地忽闪着，“你是作家！作家不就是把美好的山水风情，美好的人物故事搬到作品里去的吗？流浪汉么……作家要体验生活，走遍天涯海角。没错，你肯定是个作家！”

看她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得意的样子，我皱了皱眉头。自作聪明！漂亮的女孩一般都有这毛病。

“怎么样，我没猜错吧？”

“没错，你很聪明。”看着她一派天真的模样，我弄不明白她到底是捧我还是损我，竟赐给我一个“作家”身份。

“你真了不起，这么年轻……”

“我年轻？很年轻？”

“嗯。”她认真地点点头。

“经你这么一说，我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啦。”我笑着看了看

表。“可惜，时间到了。否则继续聊下去，我非返老还童变成个小朋友不可。我这人禁不住吹捧。”

她大笑。

我们沿着绿荫中的石径往回走，迎面碰上了警长。

我和警长是中午来到风景区所在的小镇上的。一下车，警长就在街边的地摊上流连忘返。我没兴趣陪他和贩卖旅游纪念品的彝族老妈妈们讨价还价，就宣布下午各自为战，单独行动。

“哈，博士，你在这儿，让我好找！”警长见面就嚷，狮鬃头发挂着汗滴，“他妈的，这狗操的鬼地方，每条道都一个模样，把老子给转晕了！”

“石村！”我严肃地瞪了他一眼。

警长一愣，随即在脸上堆起笑，朝我身旁的导游小姐“嘿嘿”地欠了欠身。

我镇定自若地介绍道：“这是石村，一个很有前途的文学青年，也算是我的学生吧。”

警长不知所措，愣在一旁。我只好再瞪他一眼。我说：“石村，你先上镇子找家旅馆。我还要采访这位小姐一会儿，随后就来。”

警长捋了捋狮鬃头发，悻悻走了。

石村走后，她问：“他怎么有点憨憨的？”

“没办法，”我双手一摊，做了个无奈的耸肩动作，“人聪明到极点反而冒傻。”

此时，夕阳趴进了老巢。风景区内游人已罄。天边斑斑驳驳地涂抹着几条带状的红霞。天色渐渐幽暗下来。

“你这回是来体验生活？”

我点点头。

“呆几天？”

“明天就走。”

“你……”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想了想，说：“不，明天不走了。”

“为什么。”她的声音微颤了一下。

“因为，因为对你的采访还没结束啊。”

她脸上飞起一朵红霞。“我们管理局规定，导游不许随便与游客拉关系的。不过，你，你……”

“我挺好的是不是？所以你明知故犯，以身试法？”我厚颜无耻地说。

“你真坏！”

我哈哈大笑。女孩子若对你说“你真坏”，那八成是对你有了意思。这条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

说话间，我们走出了风景区的隘口。在通往镇子的石桥边，我向她道别：“阿诗玛，明天见！”

她也快活地对我挥挥手：“流浪汉，明天见！”

我走进镇子，天色已黑。街两旁杂乱无章的店铺争先恐后地亮起灯光。这些店铺除一两家是以卖旅游纪念品为主的杂货铺外，其余大多是饭馆兼旅店。格局乃是楼下吃喝楼上睡觉。算是这地方一大特色。这时是营业高峰时间，各家饭馆都热气腾腾生意兴隆，整条窄街弥漫着各种菜肴的混合气味。我忽然想起刚才忘了和警长约个地点。不过这镇子不大，挨个儿店问过去，我想总能找着。

在油盐酱醋辣椒咖哩等等诱人的气味中穿行，饥肠便“咕咕”地不友好起来。我连问了四家客栈，都说没见着警长。到了第五家，我说见没见着个长头发的男子，店老板举着“八二五”直射火炮般的大烟筒，饶有兴致地反问我长头发的怎么是男子。

我和店老板互相问得难解难分，不得要领。忽然肩上吃了一掌。一回头，警长狮鬃头发的油腻味儿立即直冲我鼻孔。我打了一个喷嚏。店老板也立即无话可说。

警长一嘴油光，显然已酒足饭饱。我有些生气。他却说：“博士，你怎么一人在这儿？那妞呢？”

我没搭理他的话，说：“走吧走吧，住哪儿？”

警长仍问：“没搭上？我还以为你们正双双举杯呢。”

“放屁！”我说，“人家可是个纯情少女。”

警长不怀好意地乱笑：“喝，还纯情少女呢。妈的，一个蛮子妞儿，还纯什么情……”

这家伙！嘴巴竟敢独自油光闪闪，又胡说八道。我火了，正色道：“你他妈的少说两句行不行！说你多少遍了，以后在女孩子面前不准说他妈的狗操的！他妈的他妈的，一张嘴就显出英雄本色。你真是他妈的朽木不可雕也！”

警长被我训得一愣一愣，“嘿嘿嘿”地干笑着。我说：“你现在也是有身份的人了，要显得有教养有风度，尤其是在女士小姐面前。今后在人前你最好少说话，闭上臭嘴！记住了？”

“记住了。我努力做个木头桩子！”警长挺了挺胸脯。我很满意。他翕动了几下厚嘴唇，似乎还想说什么。我说有屁就快放。他结结巴巴终于开了口：“那个蛮子妞儿，可惜可惜，我都给你单独包了房啦。”

“自作聪明！”我不屑地膘了他一眼。

我们下榻的是“阿诗玛客栈”。我说这字号起得挺好，警长立即骄傲起来，说据他侦察这是镇上最好的旅馆。但一路走着，我却发现挂有“阿诗玛”或“阿黑”招牌幌子的旅馆竟有若干。我瞄一眼警长，他却视若无睹，昂然向前。他说那些都是冒牌的，只有他找的这家才是正宗老店。我问有什么根据，警长笑而不答，神情诡秘兮兮。

踏进客栈，一口地方风味十足的普通话挟着一股甜腻的脂粉香顿时扑面而来：

“噢哟，你回来啦……”

“回来了回来了。”警长的脸上光华灿烂。看来，他跟花枝招展的女招待已混得很不错。难怪这家客棧是“正宗”。

“这是我老板。”警长向女招待介绍我。

女招待笑脸嫣然，说：“欢迎光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又朝我深深鞠了个躬。

“不客气。”我敷衍道。妈的！日本人真是无孔不入，连边地小镇也惨遭日本文化的侵略。

晚餐我吃得兴味索然。那女招待老围着警长转来转去问这问那大献殷勤，也不知警长使了什么魔法。我要的两瓶“蓝带”啤酒，倒被说是“陪陪你”的警长喝了一瓶半。他眉飞色舞喋喋不休向女招待大侃特侃他是柔道三段剑道四段围棋五段。作为他的“老板”，我只能含笑不语。我大致看出警长“魔法”的端倪。这家伙八成让女招待将他“误会”成日籍华人了。

坐了一会儿，我推说累了，问了房号，便上楼休息，放个空当让警长方便。不想他噤噤也跟上楼来。

“怎么，还陪陪我？”

“不不！”警长有些不好意思，作忸怩状，“我是想跟你商量，原先给你包的那间房就别退了，这个，这个……”

我明白他的意思，打量了一下我这间双人房，说：“不退就不退，替谁省着啊？这回出来，说好了全部费用找那姓唐的实报实销。”我笑了一声，“高手，真是高手！请问阁下家住东京还是大阪？”

警长忙说：“哪里哪里，是那妞自己看花了眼。噢，她还说要跟我学日语呢。博士，你教我两句吧？我除了八格牙路、死啦死啦，可真是一句也不会。”

我忍住笑，说：“好吧，教你一句，听着——沙柚娜拉！”

“杀羊啦啦！”警长跟着我念。

“喝，你还真杀羊了，声音放轻些，笨蛋！”

警长又重复了一遍，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再见。”

“再见？很好，很好。日常用语，正合适。”警长脸上像涂了蜜，对我说了句“杀羊啦啦”，晃着大脑袋，欢天喜地地下楼去了。

警长走了，双人房顿时空荡起来。我沏了一杯茶。茶叶是免费的，一股酸菜叶子的味儿。我拧开电视机，正播放一部谈情说爱的外国电视剧，可惜机子是黑白。看了一会儿，男女主角开始接吻，角度挺好，渐渐如胶如漆，脸色也渐渐变黑。若是彩电，则应该是渐渐泛出红晕。我低头喝了一口茶，想了一下这问题，再抬头看时，画面已变成全景，那对脸色发黑情深意浓的男女以慢动作摔倒在草地上准备撒欢；接着，可能是电视台发生故障或是电视机犯了毛病，那对可怜的情人无法自己地剧烈颤抖，最后惨遭肢解，叫人目不忍睹。

我关掉电视，像具尸体横陈床上。一时间，我觉得心灵和肉体都很孤独，就想起白天遇见的那个纯情少女来……

第二章

半个月前，我还在我居住的那个海滨城市游手好闲。

这是一个美丽而古老的城市。城市不大，名气不小。纵横交错的街道绿荫如盖。当然，那是从前。随着天翻地覆慨而慷，这里早已旧貌变新颜。道路愈来愈宽腰阔，房屋愈来愈瘦高挺拔；汽车如甲虫成群结队，人们如蚂蚁沸沸扬扬。结果，顺理成章就使作为这个城市象征的一种青春常在、长着许多飘逸长髯的树迅速消失，让出它们所占据的珍贵地盘。当初我复员回到这个城市时。就发现了这一点，但我不介意。我不像国外那些专跟政府捣乱的“绿党”，虽然我很欣赏他们诸如驾一叶扁舟追踪核潜艇之类的壮举。不过，我对这个城市数以万计的面孔新鲜服饰也新鲜的男女仍感到奇怪，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莫非国家倡导推行的计划生育政

策在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当然，这么重大的问题本不是我这样的人应该思考的，我杞人忧天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甚至热爱这个城市。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一位大才子夸这里的山水、少女、饮食、气候都好；特别是这里女子的皮色、康健乃至表露欲、装饰欲都较别处为强。这位大才子性喜冶游，走遍神州大地，当然很具有发言权。倘若不是这样，我早就好男儿志在四方去了，譬如深圳、珠海、广州。那里有我好些个革命战友，我们一块儿在军营戎马了或三年或四年。如今他们中的若干把商场当战场，取得了很大胜利，人模狗样都厂长经理了。

过去，我和他们交情一般，也没发过“苟富贵、勿相忘”之类的誓言。但他们还是频频来信热情邀我去“发财”。可是我这人对发财不感兴趣。顺便一提，我虽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些所谓“正当职业”，但我有一笔数目不算太小的财产，足够我蚕食这辈子了。不过，我也喜冶游，还喜欢冒险。于是也南下走走，顺带就做点小“生意”。赚头虽不大，但其中的刺激与乐趣却是千金难买。

前些日子，在深圳的“梅县佬”来信，说他有个商务上的朋友有批货要到边地去办，请他代劳。老梅商务缠身走不开，那朋友便请他物色个人。老梅想来想去，说符合该朋友条件要求的只有你了。老梅说办这趟生意的人要长得靓啦，要有风度修养啦，要机智灵活啦，等等等等，一封信写得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做生意又不是挑演员选间谍，真他妈莫名其妙。老梅信未说要是我愿意，该朋友即派人来与我当面联络。

我想了想。最近好一些朋友弟兄每每向我进谏不能老这么坐吃山空，趁现在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抓紧敛点儿财，没准什么时候形势突然不好就没戏了。虽然我对形势充满了信心，但这话也挑不出什么错。况且据老梅说，这回的酬金是“不在话下！”我想，能到边地潇洒一圈，又有些进项，我纵然觉悟再低，也没法拒绝。很快，我写信答应了老梅。

那一天，天气很好。

来找我联络具体事宜的唐先生下午两点飞抵本市机场。时间还早，我从容地在街市闲逛。

亨得利表店、大生春药房、香中香酒楼、哈哈相馆、思想者书店……我慢慢走着，在每家橱窗前都打量一下自己。玻璃中映出的我，虽然模糊，但还潇洒。那些忙忙碌碌、匆匆来去的人们有谁能像我这样身于闹市而胜似闲庭信步？光凭这点，我就有权利自豪。

于是，我笑脸盈盈，饶有兴致地打量每一个路人。他们都步履匆匆，都显得怒气冲冲，在我眼前一晃一晃。我知道，他们都在追赶时间。但人能追得过时间么？不知他们想过没有，在他们追赶时间的同时，也在加速向火葬场迈进。

于是，我对每一个迎面而来的路人都点一下头，表示我对他们的怜悯。

拐过十字路口，就进入本市最繁华的商业区了。这儿的商业城由若干幢据说是明代建筑风格的烜赫高耸的建筑物组成，乃是市政当局近年来最伟大的功绩之一。从外表看，它的确富丽堂皇，气势巍峨。故而很适合用作外地游客拍照留影的背景。但若踏进去，就犹如钻进一个由无数“鸽笼”组成的迷宫，令你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竟至辨不清南北东西。更危险的是这里麇集着许多衣冠楚楚的骗子、掮客、扒手乃至妓女。我知道这秘密，我认识他们中的不少人。

商业城赫然在望，我继续微笑向路人点头。两个年轻人忽然窜到我跟前，挡住去路，一个拽住我的一只胳膊。

“同志，你是不是有病？”

我打量着这两个年轻人，笑了。他们胸前都别着本市一所大学的校徽。这二位想必是把我当成从精神病院逃脱的患者。

我不出声地看着他们，龇牙咧嘴地笑。

“我们送你回去吧。”